

古支巧慶書卷五



古文坪廳志卷十五藝文上目錄

著述名山揚庭遇巷經世傳人年過算終於文止戈化格愚贛刊石  
流傳三代以降志藝文第七

藝文第七

序文

總序文一

史記之類

藝文之一

序文

序文一

一

編年記月之文

史記之類之一

虞

一條

周

一條

漢

五條

晉 二條

齊 一條

唐 一條

後晉 二條

宋 九條

元 二條

明 八條

國朝 十條

二 列傳之文 史記之類之二

田疆

馬援

宋均 呂种 漢

鍾離牧 吳

馬希範 劉勅 廖匡齊 後晉

秦再雄 竇舜卿 張翹 宋

劉國傑 元

蕭授 張岳 石邦憲 孫賢 嚴秀 嚴如煜 附

瞿汝稷 侯加地 蔡復一明

國朝

劉應中 郭忠孝 趙申喬 俞益謨

傅鼎 姚興潔 富志那 但湘良

三 紀事之文 由史記之類之二三凡亭蹟見前者不再及

宋 三十三條

明 一十五條

國朝 十條

條教之類 藝文之二

序文 序文之二

行軍諸畧

一 哨探畧

二 申明山谷行營畧

申嚴夜劫三則

一下營遇夜

一黑夜來賊劫營

一我們劫賊營盤去

三申明立表畧

四申明謹防畧

申明卡瞭三則

一坐卡兵丁

一高登瞭遠

一兵丁雇工擅出卡外

又申明樵牧三則

一每日已時

一每日牧馬探汲

一馬匠走出卡外

五 傳令整暇畧

六 軍機戒飭畧

七 埋伏畧

八 游兵畧

九 分敵畧

十 餘兵擄獲畧

十一 安置傷兵畧

十二 騰營伏路畧

十三 得勝戒嚴畧

十四 受降備兵畧

戒苗條約



- 一 出邊坐草拿人
  - 二 殺人搶人
  - 三 通同不首
  - 四 討求招安
  - 五 不許再製軍器
  - 六 納糧當差
  - 七 因利而利
  - 八 鹽布二項
- 示諭碑禁二則
- 觀風告示

第一問 古丈坪廳建置之制之先之後

古丈坪廳志  
第二問 古丈坪廳疆域之廣輪

第三問 古丈坪廳山川

第四問 古丈坪廳水利

第五問 古丈坪廳民人生業

第六問 古丈坪廳土宜物產

第七問 古丈坪廳風俗禮尚

第八問 古丈坪廳名宦物人

徵文告示

禁止弊俗告示

一 親屬互相告訐詆毀稟詞若不知爲至親者

二 夫妻宜篤恩義

三 稟詞不得混加人混名綽號

以上三條均詞稟之反常宜禁者

一 牽牛捉人抄擄

二 越境抄擄

以上二條乃敝俗之大而宜禁者

以上藝文上爲史記之類凡三條教之類爲行軍諸略一戒苗條約告示三是爲古丈坪廳志第十五卷



古文坪廳志卷十五

藝文第七

知撫民事直隸開州董鴻勳撰纂

序文

總序文一

文章之道綜六藝而奏能甄錄古今陳述九家大則經緯天地發揮萬物小亦一名一職各效其官故國史郡志必有藝文一類以類聚一代一方之文其儒林文藝傳則因人而別其經籍詩賦之志則因著述而別其奏記條教之編則因事功而別而要皆可以藝文二字類聚之蓋孔門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則所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材以六藝統之而無遺斯文未喪文不在茲則是等百王而聚大成禮樂道德皆文之是統藝文實足以盡四庫九流宏綱巨目矣古文坪名字自有天地來近一二百年間改

流建治有督捕撫民之官古仗坪之名詞與古仗坪廳之名辭始  
詳見於國史公牘私家著述然其文亦僅矣散見於此志前篇已  
得最近與切近之文若自唐虞至

國朝雍正朝初未改流之前凡文字非古丈坪而隱有古丈坪存  
乎其間者事變之端經畫之方不可以無述也自改流以來建廳  
以來明明有古仗坪與古仗坪廳之名字其經畫之方與事變之  
端若爲前六篇之文所未及者尤不可以無述也故凡藝文一篇  
取其確有事實確有本末信今而變後有益於古丈坪廳之土地  
人民政事爲治古丈坪廳之金鏡龜鑑生古丈坪廳者之舊德彝  
訓統覽百家我相此邦蓋幾費上下斟酌之勞實較上六篇之修  
撰爲尤難知者當不以爲妄譎者乎有以鑒其勞而紬繹其文字

不以爲陳篇累帙而以爲日新富有之盛德大業以求其實行防  
豫實行措施以惠我古丈坪廳以爲國家南顧一屏藩重郡斯修  
志者之願也凡爲藝文之類一史記之文二條教之文三金石之  
文四策畧之文在官所頒行與凡在朝在野所籌及我古丈坪廳  
者五詩歌雜文亦求其有實事者錄之凡文之未見於上四類者  
皆見於此前事後師其足觀矣董鴻勳謹序

史記之文

藝文之一

序文

序文一

周禮春秋傳國策諸書於古者史官之職言之矣左史記言右史  
記動內史掌惡臣之記南史有執簡之記史之職記事也其盡史  
職者善惡並記不以好惡之偏威權之逼激厲之詞忌諱之故而

不記其所當記也漢太史司馬遷綜百代之史成一家之言而名以史記如此亦見古人質直不欲別爲之名以自異也然則凡本紀實錄列傳表志書考等凡見於史之所記者皆可類之爲史記之文鴻勳志古文坪於凡文之見於史官及野史者皆以史記類之以徵廳之已往之文獻凡分三類一編年記月之文一列傳之文一紀事之文容有遺漏而大致備此矣

一 編年記月之文 (史記之類之一)

虞帝舜時有苗弗率帝命禹徂征三旬苗民逆命益贊於禹班師振旅帝乃誕敷德舞干羽兩階七旬有苗格是時舜老禹攝之初年舜三十在位五十載蓋攝政二十八載在位五十載禹攝在後十七年則征苗當在虞帝有天下之三十四載三旬七旬蓋三月



有奇格至也苗至而聽命也征苗之役以畢以蒲阪之都至三苗之國其間道路遶遠當時行軍之道未知何從若以左彭蠡而右洞庭計算則山川阻深水陸並資其道尙止於今之豫章鄂岳之間若如山海經史記所言五溪之間樊鄴石室者則又深入洞壑千里而遙惜其行軍路所由皆無所於考 又當日會羣后誓師三旬逆命者苗比抗我顏行敢於拒敵非天子征而不伐之義班師振旅者勝敵還朝也三苗旣敗而猶不聽命故來益贊惜其戰事無後世詳述之文者 干羽武舞以樂教胄海內同和樂之舞所以發揚蹈厲以昭其武雍容揖讓以昭其文而皆歸於兵事大武之舞陳列而後進大夏之舞題以大旌所以爲力征經營之形容雖魚魚雅雅各見一代盛美而執干秉羽以揚威宣德者同故

干羽之舞非弛武備也乃以形朝廷武備之修終朝可致敵慨之盛斯以格耳苗格之後亦自有事如後世建官置吏改易其人與變其制度之謂觀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則三苗之君昏迷不共故有三危之放三危之放在今日甘肅之甘州由東南遷之西北貸其一死耳然此在舜攝位之初今禹所征三苗之君當其子嗣或舊君既復而仍不守法度要其所以處置之者仍當如前法耳又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則其逢君之惡尤在官常苗民逆命則其民間從逆之黨尤多不能以脅從罔治之條寬之故有分北三苗之文以處其臣民之從逆者由東南而遷西北又使之分處而不聚居以防其爲亂耳今苗民無君長承世者所以使之散而弱其勢也其存者爲封建諸侯設君以馭之如後世郡縣之爲者觀

之文維彼荆楚居國南鄉則荆楚之建其虞時三苗既格分北三苗之時乎鬻熊爲王者師而封於楚其子孫不能奉承先志恃其險遠與其中林沮澤之產之雄以蠶食上國問鼎周室其民山溪雜彜強悍桀驚其君率之故蠢然而動而人之惡之者因其地而蠻其國蠻其君其實祇若今之苗疆廳州縣已入版圖而奉政事特其設爲王官者跳梁於山澤之間則封建之敵不及郡縣吏之變易易也故吳起謂三苗之盛而亡其國是真亡也吾觀於黔川粵胡之間猺苗百種相處或以服飭言語而別或以宗支居處而別徵其族姓大皆託於槃瓠之族巴夔荆楚王朝之封國相間其間因以見虞世經畫苗疆之事與今郡縣其地不易其民之制至相等也 往者差次甯遠過有庫之亭登九疑之峯見猺於虞祠

男女舞容穆然干羽之化至今猶在遙自稱盤瓠之後信而有徵  
甯遠卽八排遙連界廣東西橫亘千里走亦三苗故壤矣而有廟  
卽封於此虞代以爲山陵至今翠華百官猶深像想爲長歌紀之  
以附於詩歌雜文若非當日竟亡三苗之國遷其君而析其土以  
封建親賢爲犬牙相制之勢則冀州中原豈無片土爲翦桐封唐  
之舉若非諸侯皆出王官何能越洞庭而更千里源源而來且竟  
爲虞帝山陵乎鴻勳炳夫人以經學名以考據詞章見輕於五洲  
而明經術者又自謂古今時勢實有情形不同而辦理無法經學  
終難致用故於此一發之以論天下之嘗經與言經者幸有以教  
之

周赧王三十八年秦蜀守張若攻楚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僅言

荆蠻與古丈坪界域尙遠有此皆不引以省文字 嗣後凡言武溪或一溪者始及武溪出乾州與古丈坪交界之武山有石像世以爲梁瓠也五溪酉溪在地也

漢建武十九年左中郎將臧宮擊武溪賊至江陵降之建武二十三年十二月南蠻牂牁夫相單程等叛寇郡縣遣將軍劉尚發兵萬餘人乘船沂沅水入武溪擊之蠻民屯聚守險向食盡引還賊緣路邀戰尚軍大敗悉爲所沒

二十五年伏波將軍馬援率中郎將劉匡等將軍至臨沅遇賊迎擊破之散入深林進營壺頭會暑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卒監軍謁者宋均矯制告諭悉降之

元初三年澧州蠻四千人並爲盜賊又零陵蠻羊孫陳湯等著赤

古之坪壩志  
續稱將軍燒寺宇抄掠百姓州郡募善蠻討平之

此卽後世不用大師徒而以道廳制苗及以苗制苗之法故錄之  
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書請增蠻苗租賦尙書令虞詡諫冬澧中  
蠻中蠻殺鄉吏舉種叛

此卽後世不取苗疆租賦之故然果地利宏開民苗齊視則又當  
別有處置以示維正之供所宜六輸視爲政者何如耳

晉永嘉初荊州都督王澄以南平太守應詹督南平天門武陵三  
郡軍事天門武陵谿蠻并反詹討降之破銅券與盟其後天下大  
亂詹境獨全

銅券又在馬希範桐柱之前諸葛有銅鼓銅鐘銅之利固苗地所  
素擅古丈坪亦有銅鑼欲求上開之以富其民後凡汎言武陵蠻

者亦不錄以省文字

咸和四年長沙郡公陶侃遣諮議參軍誕討五溪蠻降之齊建元  
中武陵酉溪蠻田思飄爲寇凶史王又和討之引軍深入蠻曰後  
斷其糧豫章王遣中兵參軍臧明將五百人合湘州鎮兵千人救  
之思飄與文和拒戰中弩死蠻眾以城降

唐開元十二年五溪百領覃行章亂詔楊思勗爲黔中招討使督  
兵往執行章斬首三千級

後晉天福四年溪州刺史彭士慈率錦契州蠻萬餘寇辰澧楚王  
馬希範命靜江指揮使劉勅決勝指揮使廖匡齊帥兵討之

溪州今永順亦今古文坪廳地嗣後凡關新州者並錄之上下溪  
州皆同

五年楚劉勗等因大風火箭焚彭士憲寨士憲逃入錦獎深山遣子師鬻帥諸酋納溪錦獎三州印請降於楚希範自謂伏波之後以銅五千飢鑄枉銘言狀於上立之溪州

宋景德二年辰州諸蠻攻下溪州刺史彭儒猛擊走之

天禧元年溪州利史彭儒猛叛二年閏月辰州都巡檢使李守元率兵入白霧圍擒蠻寇十五人斬首百級降其酋二百餘人知辰州錢鋒等入下溪州破砦寨斬蠻六十餘人降老幼千餘五月儒猛因順州蠻田彥晏上狀請降許之

天聖初下溪州彭仕漢誘羣蠻爲亂其父儒猛以聞右侍禁史方勒兵入溪洞討捕降其黨李順同等八百餘人誅其尤惡者狂忽等十九人儒猛遣別子仕端殺仕漢朝廷嘉其忠降詔獎諭



彭自後唐有溪州原籍江西吉安人

國朝獻土請安置原籍且其官亦猶封建郡縣相間之制土司亦屬王官而直稱曰蠻則猶上所言鬻熊以王者帥泰伯以王者弟而人猶蠻之以其地指之也觀此知舜之所以經畫三苗猶之近代不過封建郡縣之異耳

至和二年彭師寶舉族趨辰州告具父仕裁被誓下十三州將奪符印並有其地自號如意大王補置官屬將起爲亂十月仕裁內寇詔湖北路發兵捕之知辰州宋守信等率兵數千深入討伐仕裁遁他峒不可得俘其弩及銅柱官軍死者十六七守信等坐貶嘉祐二年以彭仕義數入寇遣三司副使李參文鈐轄竇舜卿侍御朱處約轉運使王綽大出兵臨之馳檄招諭仕義懼請降

熙甯五年湖北題點刑獄趙鼎言峽州舒光秀刻剝無度蠻眾願  
內屬辰州布衣張翹亦上言南北江利害詔下知辰州劉策商度  
策請如翹言乃遣章惇爲湖北路察訪使經制之八年提點刑獄  
李平招納彭師晏誓下州峒蠻張景謂彭德儒向永勝覃文猛覃  
彥霸各以其地歸版籍師晏遂降十二月詔修築下溪州城並置  
砦能灘南岸賜新城名會溪新石名黔安

元豐元年三月辰沅徭賊寇邊州兵擊走之

今永桂一帶稱徭辰沅一帶稱苗若畫鴻溝而東西照此則苗徭  
原無分別

乾道六年盧陽西據獠楊添朝寇邊

盧陽卽今瀘溪是苗亦稱獠淳熙十一年沅州界乾拾副峒官吳

自申是苗又稱乾谿

元至元二十一年詔四川南道宣慰使李忽蘭書分兵進取五溪  
峒蠻時思播以南施黔鼎澧辰沅之界蠻獠叛服不常至是討之  
諸將鑿山開道綿亘千里諸蠻設伏險隘木弩竹矢伺間竊發悉  
擒殺之復遣諭諸蠻酋長咸率衆來降獨散毛洞潭順走避崇谷  
力屈始降

三十一年諸軍出征交趾施溶知州田萬頃魯萬丑孟再師叛諸  
洞峰起行樞密以副萬戶田興祖征之朝命平章行樞密院劉二  
霸都率僉院唆木蘭暨諸翼萬戶詣辰州命興祖畫山川形勝圖  
指示道路征勦擒萬頃再師萬丑斬之滅其族明洪武五年辰澧  
諸蠻作亂帝命鄧愈爲征南將軍帥楊璋黃彬出澧州討散毛諸

洞辰州諸蠻一時俱平

十四年五溪蠻亂江夏侯周德興帥指揮僉事張鈴等至五溪蠻悉散走

永樂五年鎮筸苗叛十二年筸子坪吳者泥自稱苗王與蠻苗金龍作亂十六年者泥子擔竹叛皆平之

宣德五年鎮筸治古答意二長官石各野並筸子坪長官吳畢郎等共爲亂蕭授築二十四堡環守之兵力旣分益猖獗授復遣張名擊破

六年鎮筸苗龍三白大蟲等作亂七年八年蕭授討筸子坪皆克  
成化十六年鎮筸苗叛

宏治中鎮筸苗龍麻羊等出劫

正德三年湖廣鎮溪所洞苗攻劫 六年湖廣巡撫劉丙進討  
子銅仁苗賊八年平嗣後屢有征伐

嘉靖二十二年詔萬鐘爲副都勦撫叛苗初湖貴間有山曰臘耳  
諸苗居之東屬鎮溪千戶所篁子坪長官司隸湖廣西屬鎮仁平  
頭二長官司隸貴州北接四川西陽廣袤數百里諸苗數反官兵  
不能制是年三月貴州苗作亂流劫麻陽諸處乃以鐘往勦撫自  
此至明未屢有征役不休

國朝

康熙二十四年八月苗出劫鎮溪所魚梁坳守備徐進朝統追之  
深入補頂寨遇伏陷把總三員兵七十邊民數十人辰州左都督  
郭忠孝統軍進討總督巡撫以忠孝爲總統以分巡道王舜年爲

監軍知府劉應中爲督運道各大營兵將調永保二土司兵助戰  
二十五年二月事畢以戰地皆在古丈坪外故未詳  
三十二年三十八年四十年皆有苗難均不在古境  
四十一年麻陽生員李豐等以苗難愬於

朝

四十二年九月二十日

命禮部尙書席爾達副都統圖恩海徐九如荊州副都統朱滿督  
師來討十一月十二日軍至鎮筸苗望風歸誠者三百一寨二十  
七日席爾達朱滿督軍次天星寨迤東標木營令提督俞益謨帥  
兵攻取天星寨等寨貴州提督李芳述攻取糯塘山等廣西提督  
張旺欽取馬鞍嶺鎮筸總兵雷如攻取毛都塘等十二月初十日

席爾達等自標木營同總營喻成龍巡撫趙申喬督師應援令長沙副將高一靖等分兵四路前進七日之間巨逆既殲餘賊悉平乃奏凱班師

四十六年七年八年五十年各有勦撫皆非本境亦非大役故不錄

雍正八年九月初六日辰沅靖道王柔率永順府同知李琦保靖遊擊王進昌帶兵開闢六里

按此永順府同知在七年建府之後當卽督捕同知之最先者乾隆四年巡撫馮光裕以三廳苗民尙多不法奏請討之

五年葦衝排楚寨苗楊三楊老科插血爲變自四年至今二月初三日役畢始班師

五十三年勾補石滿宜滋事官兵討平之其嘉慶之役已見前二

列傳之文

史記之類之二

田疆

田疆五溪酋長威信素著王莽欲招來之錫以銅柱疆義不屈有  
十子皆雄勇自保曰吾等漢臣誓不事二姓乃以三子將五萬人  
下屯沅東各築一城烽火相應田子居中城王子居上城倉子居  
下城以拒莽雍正間祀沅陵忠義祠

馬援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建武二十三年武陵蠻反遣武威將軍  
劉尚擊之尚輕敵深入蠻乘險要之尚軍悉沒復遣謁者李高太  
守馬成討之不克援困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援曰臣



尙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鏗鏘哉是翁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孫永等十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溪援夜與送者訣謂友謁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明年春軍至臨沅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賊散走入深林初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縣塗夷而運遠帝初以爲疑耿欲從充道援以爲棄日費財不如進壺頭搃其咽喉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二日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穴岸爲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左右哀其志莫不爲之

古文真寶前集卷之五十一  
流涕而歎舒以違其意私與兄弇書上之帝乃使虎舌中郎將梁  
松乘驛責問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  
怒追收新息侯印綬馬武侯昱等又以意苴之謗皆章言其狀帝  
益怒援妻孥莫測所以不敢以喪還舊塋及從子嚴詣闕請罪帝  
出松書示之方知所坐書訴六上辭甚哀切然後葬後同郡雲陽  
令朱勃上書白其冤亦莫省也永平十七年始修封樹起祠堂建  
初三年追諡曰忠成廳人追念其忠勤廟祀徧於保塞苗土尤敬  
畏焉廟中像鬚眉明畫如生

馬忠成倜儻雄才際西漢之末新莽之世而遨遊天水成都之間  
卒歸心洛陽以建功名壺頭日暮遂乃隕身變微功名幾乎不終  
長者家兒卒爲公病後世或以金人三緘譏萬里之致書知止不

辱歎馬革之報國功名之士老當益壯之志似未足言明哲保身  
知難而退功成田里急流勇步之爲矣夫古之君子豈有功名之  
心哉君臣大倫必不可廢急難讓夷必難惰逸此古君子之心忠  
成其知之矣方其據鞍顧盼以其一日之精力能料五溪之反覆  
則請行方其鑿窟避暑曳足觀戰弛彼喉咽轉爲賊困命也無所  
怨也明德之德廖防之忠皆忠成之教也忠成之志願也苗人直  
而公伏波之廟徧尸祝忠成爲雲車鳳馬以佑妥其饗服此苗疆  
壯志矣哉

宋均 呂种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也少以父任爲郎後爲謁者蠻圍將軍  
劉尚時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既至而尚已沒

伏波將軍馬援至詔因均監軍與諸將俱進賊抗拒不得前及馬  
援卒於師軍士多溫溼病死者大半均慮軍遂不返乃與諸將議  
曰今道遠士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  
均曰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  
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夷宮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  
夷震怖共斬其酋降於是入賊營散其眾道歸本郡爲置長吏而  
還於道先自劾矯制之罪帝嘉其功迎賜以金帛建初元卒种莫  
詳爲何許人是役也耿舒馬武梁松等方與援爲嫌怨又軍士皆  
病非种才足以佐均平蠻夷則全軍幾不反矣

### 鍾離牧

鍾離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累官至越騎校尉永安六年蜀并於

魏武陵五溪蠻與蜀接界時論懼其叛亂乃以牧爲平魏將軍領  
武陵太守往之郡而魏已遣漢髮縣長郭純試守武陵率涪陵民  
入蜀遷陵界屯於赤沙誘致諸蠻夷君或起應純又進攻酉陽縣  
郡中震懼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卽率所領晨夜進追緣山險  
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凡千餘  
級純等散五溪平後卒於官家無餘財士民思之

馬希範

劉 勅

廖匡齊

馬希範字寶規殷第四子也後唐長興三年兄希聲卒範以次得  
立襲殷官爵封楚王後晉天福四年加天冊上將軍開府承制如  
殷故事溪州刺史彭士愁一作恚一作恚然旣降溪州西接黔州日  
蘭南通桂林象郡希範鑄銅柱高丈二尺命李皋爲銘於是南甯

州都雲牂牁酋長皆率其部落數十州來附希範好學善詩性姿  
侈後頗加賦於國中開運四年卒諡曰文昭辰州人追念其功祀  
之名宦祠劉勅五代史作全明廖匡齊里居未詳同仕馬楚帥衡  
山兵討溪州土酋敗入保山寨石崖四絕勅爲梯棧上圍之賊因  
鬪匡齊死之明年春勅乘大風以火焚其寨土酋逃入深山懼遣  
子師鬻帥諸酋降楚勅尋爲錦州刺史終楚之世蠻不復叛

秦再雄

竇舜卿

張翹

秦再雄辰州獠人以武健名累立戰功蠻黨服之宋乾德元年三  
月太祖平湖南忠得通蠻習險智勇可任者以鎮撫之察再雄可  
用擢辰州刺史官其子殿直自辟吏屬予一州租賦再雄至州訓  
士兵三千人皆能披甲渡水歷山飛塹捷如猿猱又選親校三十

人分使諸蠻以轉朝廷懷徠之竟得各酋降表以聞太祖大喜授  
團練使以其門客王允成爲推官自是一方又安無復邊患  
竇舜卿字希元相州安陽人仁宗時溪洞蠻彭仕義叛嘉祐二年  
舜卿由主客徙爲鈐轄兼知辰州始築城帥師取富州蠻將萬年  
州據石首崖壯卒奮擊蠻矢石交我兵蒙盾直前發強弩射斃舜  
卿曰仕義願內附特爲此輩所脅今死矣何以多殺爲引兵入北  
河仕義果降擢康州刺史

張翹沅陵人神宗遣章惇經畧湖北翹以布衣上書言南江諸蠻  
雖有十六州之地惟富峽叙僅有千戶餘不滿百土廣無兵加以  
海飢近向永晤與繡鶴叙諸州蠻自相仇殺衆苦之咸思歸化願  
先召富峽二州俾納土則餘州自歸下守臣劉策請行之明年富

古文抄卷之九  
州向永晤峽州舒光銀光秀皆納土請降惇銜之不能害晚年杜  
門山居幾二十年時論高之

劉國傑

劉國傑字國寶本女真人姓烏古入中州改劉氏貌魁雄善騎射  
膽力過人屢立戰功爲懷遠大將軍世祖號之霸都敢勇士也行  
二故人呼劉二霸都而不名初黔中諸蠻酋旣內附復叛又巴洞  
何世雄澧州泊崖洞田萬頃楠木洞孟再師犯辰州朝廷常討降  
之升泊崖爲施溶州以萬頃知州事至元三十一年萬頃復叛攻  
之不能下成宗卽位赦並宥萬頃亦降時國傑爲行樞密院於衡  
州仍授副使帝命往征九月國傑自辰進攻明溪賊魯萬丑擁眾  
自上流而下千戶崔忠百戶馬孫兒戰死十月進兵桑木溪萬丑



復以千人拒戰擊之明日倍眾來攻百戶李旺率死士陷陣眾軍  
齊奮遂災其巢部將田榮祖請曰施溶萬頃之腹心石農坎三羊  
峯其左右臂也宜先斷其臂而後腹心乃可攻國傑曰善麾諸將  
攻石農坎賊不能支棄寨遁遂拔施溶斬萬頃窮捕其黨攀崖緣  
木而進凡千餘里元貞元年卽軍中加榮祿大夫湖廣行省平章  
程政事辰澧地接溪洞宋嘗選立民屯免其徭役令司防禦曰隘  
寨兵宋亡皆廢國傑悉復其制邊防周密諸蠻不能寇賊盜遂  
息旋入朝賜錦衣玉帶弓矢台臣言國傑每以家貲賞將士帝令  
倍償之部曲有功者各遷大德八年國傑卒封齊國公諡武宣

蕭授 張岳 石邦憲 孫賢 嚴秀 嚴如煜附

蕭授華容人永樂十六年擢右軍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湖廣貴

州宣德初屢平邛水乘西諸蠻七年討辰州蠻斬酋長十人斬馘無算及治古意答二長官司苗數出掠授築二十四堡環其地分兵以戍不能逞久之其酉吳不爾復擾誅之授沈毅多計算裨校皆盡其才而馭軍嚴整在鎮二十餘年威信大行寇輒滅前後繼帥莫及官至左都督卒贈臨武伯諡靖襄

張岳字維喬惠安人自幼好學以大儒自期正德十一年進士嘉靖二十七年特設重臣總督湖廣貴州四川軍務命岳任其職以討臘耳山苗龍許保吳黑苗僉都御史王學益附嚴嵩主撫數從中撓岳持益堅三十九年許保益猖獗令總兵沉希儀叅將石邦憲分道進征而躬入銅仁督戰先後斬賊魁五十三人許保黑苗逃次年邦憲等旋破賊岳自搜山箐餘賊獻思州印及許保未幾

邦憲得黑苗患始息岳留駐沅州爲籌善後計立十三哨於沿邊  
軍伍周備卒於官喪歸辰沅人送哭者不絕復右都御史贈太子  
少保謚襄惠邦憲貴州清平衛人嘉靖七年嗣世職爲指揮使累  
功進著都指揮使充銅仁叅將龍許保吳黑苗既卒充總官鎮貴  
州三十九年有平濊浦徭之功四十一<sub>年</sub>大破播州土舍韓甸平之  
邦憲生長黔土熟苗善用兵無不摧破濊浦人刻其像於白馬山  
孫賢字若愚忠州守禦忠所人世宗時臘耳苗叛賢以文武才授  
麻陽叅將總督馮岳議移麻軍另駐五寨司得允賜賢璽書統所  
轄就職凡鎮筭九永各守備常德辰州沅州九谿永定施州各衛  
永順保靖各宣慰施南忠建散毛容美各宣撫筭子坪五寨各長  
官司永順保靖各宣慰司咸聽節制時嘉靖三十三年也賢既抵

五寨邊境大治論者方之周亞夫鳳凰廳民苗至今思之

嚴秀 澧浦人景恭間湘貴苗叛者二十餘萬人屢年不能定天順初命都督方瑛尙書石璞督師秀以廩生叅軍謀議以苗攻苗易成功乃募降苗數千用奇破秀爐寨擒苗王葦同烈又從征都勻黎平皆有功歸散穀數千石以拯飢全活萬餘年九十餘卒孫光耀征鎮篁苗有功任至大理總兵裔孫應葵葵子亞柏皆有功嚴氏自浙遷藏諳習邊情苗裔有事屢宣力焉

嚴如煜字炳文著苗防備覽官至陝西按察使司勛業文章爲一時所重於古丈坪事自其備覽出而詳宜祀於古之鄉賢祠

瞿汝稷

侯加地

蔡復一

瞿汝稷字元立南直常熟人萬歷三十一年知辰州府初保靖土

司彭養正惡其長子象乾愛庶子家坤而酉陽土司冉御龍故與永順土司彭元錦有隙象乾者御龍之甥也元錦乘養正死以兵至象乾欲以報御龍汝稷偵知之先期馳檄開諭元錦歸兵去三土司皆安後遷長蘆鹽運司辰立生祠紀以碑

侯加地字慶字解州人工詩留心世務萬歷二十八年由舉人爲辰州府推官辰無郡志前通判黃瑞登草創未成加地力加考求閩閩利害著之於篇爲邊哨疆域考於苗蠻事變尤詳其書至萬歷四十三年乃成

蔡復一字元履一字敬夫福建同安人由進士歷兵部郎中居郎署十七年萬歷四十二年湖廣叅政分守湖北兼署兵備駐辰州親歷邊疆度其險坦力陳營哨羅布萬路崎嶇難以遏其窺覷請

古丈坪廳志  
金四萬有奇築沿邊土牆上自銅仁下至保靖迤山亘水凡三百餘里一時邊防稍固遷貴州雲南湖廣總督軍務兼巡貴州有功解任卒於平越諡清憲好古博學善屬文既沒家無遺貲

劉應中

郭忠孝

趙申喬

俞益謨

劉應中號雅菴直隸井陘人順治戊子拔貢歷官武昌同知康熙十九年擢知辰州府隨綏遠將軍蔡毓榮進克辰龍關抵郡招撫流亡善政揚溢乙丑苗亂副將郭安孝往征應中督運既而攝分巡道監其軍凡九閱月苗猶據天星寨大呼曰非劉太守來莫吾降也應中挺身招諭就撫丁卯卒於官民苗慟之建專祠於府學後

郭忠孝山西人康熙二十一年辰州副將加左都督訓練軍伍以

備不虞。廿秋兇苗出劫鎮溪所陷把總官兵數十人忠孝總統各營兵五千永保土兵二千忠孝駐乾州算子哨招降三十餘寨而苗橫踞襍木營以阻我軍仲冬忠孝督軍大破之首賊吳三道等殲焉十二月追至打蟲寨明年二月二十二日奏凱還辰州是役也郭初進山愈險路愈仄朔風裂膚體雨雪連綿至春猶未覩天日士卒愁歎忠孝同其甘苦時溫慰勞之及抵天星寨屢攻不克衆私議者有蕭總兵統萬人攻之年餘不能破及是罷帥名震於苗矣

趙申喬字松伍江南武進人庚戌進士康熙四十一年壬午由浙江巡撫來讞鎮筇苗獄旋調任偏沅癸未從大軍破兇苗而撫其餘申申奏請移沅州分巡道駐鎮筇設乾州鳳凰同知通判及各

巡檢裁鎮溪所仍設五寨司吏目惟土司尙如其舊而土司田  
天不法苗民冤憤奏革世襲在任多惠政著自治官書擢都御史  
謚恭毅暨郡縣名宦祠後滿州鄂海總督湖廣康熙五十年親履  
邊陲苗皆就撫

俞益謨字嘉言陝西甯夏人武進士康熙四十二年湖廣提督奉  
命與席爾等督師進剿益謨預偵苗以天星寨爲嚮可負前鋒欲  
疾馳邀功固不可密遣副將由崇山衛直逼龍蓬鳴保控賊肩背  
而自疾馳據地良坡以扼其心腹更分兵後山防其上突守三汲  
河防其下奔部伍既定以大礮飛擊之訪之寨西有小天星寨懸  
崖插澗可以窺大寨苗伏守其中而勢易取乃出奇兵立奪其地  
以礮攻大寨山石撼搖土穴裂而欲崩苗始窮蹙歸誠翊日苗復



有欲亂者益謨預設伏以破其謀凡三日入洞皆聽撫遂奏凱大軍之至也苗有乞降者督撫率有賞賚益謨曰向者旋撫旣叛由恩有餘耳諸公以恩謨以威相濟爲用益謨能詩征苗時泐詩辰龍關著青銅自考集奏文檄決約以嚴爲主一時之能將也

傅鼎

傅鼎浙江山陰人以軍功至福建汀州同知嘉慶三年調補鳳凰同知奉

旨加道銜督辦邊防練兵千人屢擊平苗亂建屯防苗備以爲百年之計徑擢辰永沅靖道在任十年威惠甚著擢湖南按察使司引

見賞巡撫銜署布政使司未幾卒苗疆各廳縣建祠予諡壯肅姚

興潔亦浙江人卽傅鼐之婿傅之助蹟多姚助之以理問從得蒞疆保知州升補鳳凰廳同知繼鼐任辰沅兵備一切惟傅之守有政績民亦稱之

富志那滿洲人任鎮筸鎮一切興屯設礮與傅協力爲之而不居其名鎮人請建祠苗疆多受其福

但湘良湖北蒲圻人以軍功得頭品頂戴補湖南糧儲道署布政司兩署辰沅道興義學講武備民苗翕然論者以爲繼傅鼐之後請附祀於傅祠光緒三十三年奉

旨允可

三 紀事之文

史記之類之二

宋乾德三年乙丑十二月詔溪州宜充五溪團練使刻印以賜之  
五年丁卯以溪州團練使彭允足爲濮州牢城都指揮使溪州義  
軍都指揮使彭允賢爲衛州牢城都指揮使珍州錄事參軍田思  
曉爲博州牢城都指揮使允足等溪峒酋豪據山險持兩端故因  
其入朝而遷之

按文獻通考溪峒諸蠻種類滋熾保據富險或叛或服控制陬  
落須其土人故置義軍卽鄉兵也皆選自戶籍蠲徭賦番戍寨  
柵大率安其風土則罕嬰瘴毒知其區落則可制狡獪其校長  
則有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指揮使副指揮使都頭副都頭頭  
目等員皆叙功遷補使相總領北路總一萬九千四百人番戍

諸砦或以歲或以季或以月人給口糧有功遷補惟始制之年未詳又宋史兵志荊湖路諸州軍皆置牢城指揮以待有罪配隸之人充步軍之額熙甯三年別爲一軍允足等之遷意如此也

太平興國七年壬午詔辰州不得移部內馬氏所鑄銅柱辰州彰允殊言刺史舊三年則爲州易望朝廷禁止賜勅書安撫之八年癸未錦溪叙富四州相詣辰州言願比內郡輸租稅不許

淳化二年辛卯以五溪諸州統軍鶴州刺史向通漢爲富州刺史從知晃州田溪權請也

至道二年丙申上親祝南郊富州刺史向通漢上言郊祀恩浹天壤况五溪諸州連接十峒控西南夷戎之地惟臣州自古至今爲

辰州牆壁障護辰州五邑土民安居云云宜特恩詔加檢校司徒  
進到河內郡侯咸平元年又請定租賦眞宗以荒服不征弗許五  
年壬寅溪蠻請入粟易鹽許之自是邊粟有三年之積是時荆湖  
南北有弩手土丁

宋史鄉兵者選自戶籍或土民應募在所團詰訓練以爲防守之  
兵也

天禧二年戊午知辰州錢絳等平下溪州蠻執彭仕漢赴闕及彭  
儒猛乞降上釋其罪以仕漢爲殿直初北江蠻酋最大者曰彭氏  
世有溪州曰上中下溪又有龍賜天賜忠順保靖感化永順六州  
懿安遠新洽富來甯南順高十一州總二十州皆置刺史而下溪  
州刺史兼都誓王十九州皆隸謂之誓下州將承襲都誓主率羣

曾台議子孫若弟姪親黨之當立者具州名移辰州爲保證申輪  
轄司以聞乃賜勅誥印符受命隔江北望拜謝州有神案副使及  
校吏聽自補置彭氏自允殊文勇儒猛相繼爲下溪州至仕漢爲  
殿直留西京後輒遁歸是年向通漢來貢特許五日一朝上五溪  
地理圖願留京師特授檢校太傅本州防禦使署子光澤等三班  
職名再表留京不允

天聖初彭仕漢逃歸以狀白辰州詔徙其家京師舍以官第未幾  
其父儒猛言仕漢逃歸誘蠻爲亂遣別子仕端等殺之降詔獎諭  
升賞甚優

三年乙丑彭儒猛攻殺彭文綰權知中彭州卽忠順州也子儒索  
率其黨來歸

康定以來詔荆湖路募宣毅隸殿前馬步軍每軍有都指揮使有都虞侯等官時辰州有宣毅步軍一

宣毅禁軍之制也考宋史禁兵者天子之衛兵也殿前侍衛二司總之以守京師備征戎其在外者非屯駐屯田則就糧軍也後有教閱忠節雄略威果各營皆禁軍也每都馬軍有軍都有副兵馬使步軍有都頭有副都頭有十將有將虞侯有承局押官

慶歷四年甲申以罪絕彭師寶貢咸平以來始聽二十州貢歲有常賜蠻人以爲利有罪則絕之其後帥寶自請知上溪州五年乙酉荆湖置教閱忠節州一營大州五百人小州三百人於是宣毅浸廢不補而荆湖益募雄略時辰州有雄略步軍

至和二年彭仕義師寶父子構難知辰州宋守信討之不克自是蠻獠數入寇久之大出兵臨其地乃願以二十州舊地復貢奉內

屬

嘉祐中溪洞彭氏蠻內寇知辰州張綸築逢山驛路賊不得通遁去

四年己亥詔荆南募就糧號威采各營於本州又益道禁軍駐泊長吏兼本路兵馬鈐轄選武臣為都監專主訓練東南稍有備矣五年庚子以張翹言南北江利害道草惇祭訪湖北經制蠻爭初南江諸蠻自辰州達於長沙邵陽各有溪洞曰叙曰峽曰中勝曰元則舒氏居之獎錦懿晃則田氏居之富鶴保順大賜古則向氏居之舒氏則德邦德言右疆尤鉅出此則處決瓊溪布溪龍溪權



保金向氏則通漢光晉行孟永豐永昭皆受朝命自治平末舒光  
銀入貢故事南江諸蠻亦隸辰州貢進則給以驛券光銀援以爲  
請詔以券九道給之其後有峽州舒光秀者以刻剝其衆不附張  
翹上言南江情形並及彭師晏之孱弱皆可郡縣劉策請如翹言  
章惇奉命察訪而南江之舒氏梅山之蕪氏誠州之楊氏相繼納  
土創立城砦其北江爲彭氏諸蠻所據者已爲李平招納師晏誓  
下州出租賦如漢民師晏詣闕授禮賓副使京東州都監官其下  
六十有四人

按南江今之沅州靖州各屬北江則今之永順古丈坪及施南西  
陽各邊境也

熙甯間以辰沅五都已弩萬三千人散居邊境訓練無事耕作有

警調發紹興後增損靡定

是時辰州置澄江指揮一旋改號曰宣節按此廂兵之制也宋史廂兵者諸州之鎮兵也內總於侍衛司一軍之額有分隸數州者或一州之兵兼屯數州者其將校曰都虞侯每指揮使有副指揮使每都有副兵馬使有都頭有副都頭有將虞侯有承局押官建炎後因之

元祐二年丁卯傅堯俞王巖叟言沅誠二州荆建以來公私耗費遂廢誠州爲渠陽軍沅州仍如故

三年戊辰諸蠻復亂朝廷方務休息痛懲邊吏生事諸路劔置堡砦並廢自後五溪蠻郡縣棄而不問

政和中五溪蠻擾邊知樞密院鄧洵武仿陝西弓箭手制募邊民

習知溪洞險易置所司教以戰陣勸以耕牧得勝兵萬人以鎮撫之

七年丁酉以辰沅澧等更戍土丁與營田丁下上同名改營田爲弓弩手

紹興六年丙辰以知鼎州張巖言復辰州弓弩一千人分處要隘量給土田訓練耕戰以時合度庶可備禦以所餘閒田募人耕作於邊防財賦兩得其便

十五年乙丑四月廣南東路提刑黃應南言谿峒巡檢尉砦官不嚴守備請禁互市不許

乾道四年戊子二月詔湖北安撫司給田募辰沅靖三州刀弩手並免科役及身丁口七十五人爲一隊教閱以營田穀充賞

七年辛卯前知辰州章才邵上言辰之諸蠻與羈縻保靖南渭永順三州接壤其蠻酋歲貢漢布利於回賜頗覺馴伏瀘溪諸蠻云靖康前辰州每歲蒙朝廷賜錢七萬貫紬絹布共八千一百匹綿一萬七千兩是時本州廂禁軍一千四百餘人沿邊一十六砦土兵六百餘人皆可贍給其後中外多故今歲賜止得一萬二千緡而本州財復匱乏無以充召募之費禁軍止二百一十餘人諸砦土兵止一百五人甚至砦官有全無一兵而徒存虛名者其爲邊防豈可不爲深慮若歲增給民錢一萬本州募強壯禁軍或效用二百分屯瀘溪等處以防諸詔帥臣詳議邊民售田之禁

淳熙五年戊戌三月給辰澧靖州刀弩手田

嘉泰三年癸亥前知潭州湖南安撫趙彥勵上言湖南九郡皆接

溪峒宜擇素爲徭人所信服者立爲酋長等語諸司請如所言是年以田處五寨管轄上下各五峒土民又處以篔子長官司羈縻四十八寨苗獠又設猾石右江巡檢土司稽察於中各邊稍稍息甯嘉定五年壬申臣僚上言辰沅靖等州舊嘗募民爲弓弩手給田耕宜復之

七年甲戌復上言辰沅靖山獠峒丁乃居外爲捍蔽洞丁等皆計口給田私鬻有禁一夫歲輸租三斗無他徭役故皆樂爲用今宜復之

元至元三十一年下溪州彭望潛自改爲永順等處軍民安撫司設葛蠻司安撫保靖州屬之

元貞元年乙未湖廣行省平章復屯軍初辰澧地接溪洞宋常置

民立屯免其徭役使禦苗寇在澧曰隘丁在辰曰寨丁宋亡皆廢至是復之

大德元年丁酉或經言叛蠻田萬頃等雖已誅靖辰澧三州接界率多曠土宜召民耕種使蠻疆日漸開拓異時爲省地湖廣行省然其言行之

三年己亥三月本紀作十二日沅州賊人嘯聚命以毘陽萬戶府鎮守辰州

明洪武二年己酉永順內附置永順軍民宣慰使司與保靖司俱隸湖廣指揮使永順領州三曰南渭州曰施溶曰溪州領長官司六曰臘惹洞曰麥著黃洞曰躡逢洞曰施溶溪曰白崖洞曰田家洞

按古丈坪廳爲施溶白崖田家三長官司故地而田家今有地在保施溶今有地在永順皆與古丈坪廳接壤蓋十之一二割於永順保靖兩縣惟白崖洞全境爲古丈坪廳得

三十年丁丑二月置鎮溪軍民千戶所孫應龍爲鎮撫段文世襲鎮溪千戶以非廳境不詳

宣德五年庚戌算子坪長官吳畢部等與貴州銅仁諸苗爲亂總兵官蕭授築二十四堡環其地守之明史職官志總鎮一方者爲鎮守獨鎮一路者爲分守各守一城一堡者爲守備與主將同守一城者爲協守湖廣鎮守總兵一人駐省城分守叅將三人鎮守叅將其一也守備十一人把總一人皆隸於總兵者其挂印總兵稱將軍者湖廣曰平蠻將軍凡總兵副總兵率以公侯伯都督統

之卽叅將遊擊把總亦多有充以勳戚都督者考蕭授蓋由都督而充總兵故論列之以見明初之制云

十四年己巳以苗亂置總督鎮守貴州湖北川東等處

宏治二年己酉立僉民壯法以在巡檢者稱弓兵初祖制凡在外各府州縣關津要害處俱設巡檢司俾率徭役弓兵警備不虞是時辰州所屬沅陵縣東北有池蓬高崑巡檢瀘溪南有溪峒西有河溪西南有縣塲坪及辰溪澱浦沅州黔麻統十六巡檢司至是立弓兵平居訓練遇警調發給以行糧而禁役占放買之弊富民不願則上直於官自爲募以充此雖無關古事但古丈坪今設有巡檢因將原起誌之亭林言巡檢裁而總督添言治術亦知所要矣



正德六年辛未四川賊藍廷瑞卹本恕等及其黨二十八人倡亂  
兩川合十餘萬人僭王號置四十八營攻城殺吏流毒黔楚總制  
尙書洪鍾等討之不克已而爲官軍所遏乏食乃佯聽撫劫掠自  
如廷瑞以女結婚於永順土司彭世麟冀緩兵世麟僞許之因相  
約期廷瑞本恕等二十八人皆來會世麟伏兵擒之餘賊潰渡河  
官兵追圍之擒斬及溺死者七百餘捷聞團獎賚有差論者以示役  
世麟爲首功

七年壬申賊劉三等自遂平超東皋永慰彭明福及指揮曹臨等  
以土兵追擊之賊倉卒渡河溺死者二千人斬百八十餘級巡撫  
李士實以聞命永順宣慰格外加賞

八年癸酉巡撫劉丙等旣平鎮筓諸苗議請添設守備領勅鎮

古文地屬志  
三  
算乾州兼制土官彈壓邊境諸苗悅服者十餘年旋因土官謀削  
控制勅命致守備權輕諸土相抗漸日橫噬三邊釀至嘉靖中苗  
果大叛時漸設保哨

按字書小城曰堡屯戍防盜處曰哨唐書拔連城堡又訓墩爲  
堡所謂五里隻墩十里雙墩皆此類也禮投壺有在矢哨壺之  
文廣韻爲壺口黠者之名雖哨稍音各小異然以其義推之似  
借用爲堵截隘口意也

嘉靖二十七年戊申以苗設川湖漢黔總督張岳任之

三十一年壬午湖貴苗平張岳疏罷灣溪等堡更設十有二哨曰  
五寨永安清溪河口算子乾州強虎石羊小坡銅信水塘凹水田  
營連鎮溪所共十有三各營哨有城有樓有校場有隘門有官衙

有社倉分防有督捕領班領隊領征管標管倉吏目土官管所轄有頭目舍人識字健步打手鄉土播凱訖苗等兵凡官軍計六千有奇統以叅將標營而守備爲之犄角又辰沅二衛班戍官軍通計六千六百有奇歲支沅州庫餉銀三萬八千九百有奇支麻陽黔陽乾州軍餉倉鎮溪所秬糧倉米三萬一千八百九十有奇是時叅將督領於上遊擊守備調度於中營哨分防於下又慮變生呼吸難於題請請便宜行事故敕曰三千以下任爾調度三千以上會同兵備官計議而行兵增將威故邊境少安

三十三年甲寅冬調永順土兵協勦倭賊於蘇松明年永順亘慰彭翼南統兵三千致仕宣慰彭明輔統兵二千俱會於松時保靖兵敗賊於石塘灣永順兵邀擊賊奔王江涇大潰保靖兵最永順

兵次之降勅獎勵各賜銀幣翼南賜三品

先是永順兵勦新場倭故不出保靖兵爲所誘遽先入永順土官田菑田豐等亦爭入爲賊所圍皆死之議者皆言督撫經略失宜致永順再戰再北及王江涇之戰保靖犄之永順角之斬獲一千九百餘級倭爲奪氣蓋東南戰功第一云二宣慰破倭後兵驕所過皆劫掠沿江上下苦之御史請究治部議以土兵新有功遽加罰失遠人心宜諭責之並令浙直練鄉勇嗣後不得經調土兵按明史土司傳湖南古巫郡黔中地也其施州衛與永保諸土司境介於岳州辰州常德之間西與川東巴夔相接壤南通黔陽谿峒深阻易於寇盜元末滋甚陳友諒據湖湘間瞰以利資其兵爲用諸苗亦爲盡力有乞兵旁寨爲之驅使者及太祖殲友諒於鄱

陽進克武昌湖南諸郡望風歸附元時所置宣慰安撫長官司之屬者先後迎降太祖以原官授之已而梗化三年周德興平慈利安撫賈瑩五年鄧愈平散毛等三十六洞吳良復平五開古州諸蠻二白二十三洞藉其民一萬三千潰卒四千五百餘人平其地未幾五開五溪亂討平之嗣後苗患尋起尋滅英宗北狩苗勢殊熾景泰初總兵官奏蠻賊西至貴州龍里東至湖廣沅州北至武岡南至播州之境不下二十萬至元順元年石璞方瑛征勦苗患漸平蓋萌患於貴州而蔓衍於湖南皆生苗爲梗諸土司初無動搖而永保諸宣慰世席富強每遇征伐征調四出而湖南土司均備臂指矣

是年將駐麻陽叅將移鎮五寨司城就便調遣邊防益固

二十七年己亥以征播暫設偏沅巡撫管理軍務駐沅州府並罷  
萬歷三十六年增盛華哨於魚洞城王會哨於火草嶺而小坡哨  
後添設四小哨曰水塘曰清水塘曰十八坪曰杜壤先是隆慶  
三年己巳銅信小塘凹水田營等哨議裁守備陳師表請以了刺  
關改爲永甯哨雞公寨爲鳳凰營長冲爲長甯哨旋分長甯哨建  
箭塘營

四十二年甲寅於奇坪崑凹地設拱辰營以衛辰州

四十三年乙卯築沿邊土牆參政蔡復一請帑所修也

天啟二年壬戌復設偏沅巡撫以後或置或罷

時副使胡一鴻委遊擊鄧祖禹自鎮溪所起至喜鵲營止復添  
設邊牆六十餘里

崇禎二年己巳定設偏沅巡撫駐沅州而分守湖北道駐辰州又有辰沅兵備以控制苗人

國朝

順治十五年戊戌太保洪承疇巡撫袁廓字大將羅托平定辰沅設辰常總兵官一員遊辰州中前左右水師營各一每營遊擊守備各一千總二把總四每鎮馬步戰守三千名又設鎮筵副將一員屬沅州鎮駐五寨司城令守備駐乾州分防麻陽縣並溪所統兵一千六百名

康熙十九年庚申吳逆敗後我兵克復辰沅乃改辰州鎮爲協二十八年己巳裁辰州協水師營辰州協初屬鎮筵總兵改隸常德提督轄十九年升鎮筵爲鎮移沅州總兵駐今鳳凰廳

四十二年甲申分巡道曰沅州移駐鎮筵設乾州鳳凰廳裁鎮筵所苗地設寨長土百戶催徵巡緝

四十六年丁亥巡撫趙申喬奏革五寨土司四十八年移鳳凰營通判駐鎮筵城

四十九年庚寅巡撫趙申喬奏請六里苗民貢令土弁專司約束乾州同知管轄辰沅靖道統轄登駐戶口初時鎮苗屬鎮溪所管撫令永順司擔承後上六里地近保靖亦歸保靖土司管轄康熙二十三年六里請歸版籍經辰州府議仍屬舊至是苗仍不願屬土司始議編管歸籍

雍正元年癸卯諸土司互相仇殺鎮筵諸苗屢肆劫掠恃六里永順保靖爲助督撫檄令武弁彈壓



四年丙午從總督敏之請設永順保靖二同知隸辰州府桑植同知隸岳州

七年己酉改永順爲府設永順龍山保靖桑植四縣隸之三同知裁巡道兼轄永順

按是時永順同知雖裁仍移設未幾復治改爲督捕無土地矣永順同知李珣於八年後見於開闢六里設永綏廳是同知改而未裁管土地人民之權皆去政事之權亦去十之七八而土地固自畫限則以苗寨屬同知故耳其近苗各寨與縣懸遠者亦請於同知治特土地不屬沉晦百年嘉慶紅苗之後是廳始見重

道光初乃有改撫民治之舉然後再有土地之小半可以紀事矣自此以前夙永順事皆古丈坪廳之任事以永順同知治於古丈

坪故耳自此以後至道光二年未改撫民以前之事皆宜隸諸永順縣以雖有古仗坪廳之名詞而古仗坪廳實無土地土地仍繫之永順縣惟屯苗兩事仍應歸古仗坪廳今已散見於本志各篇故不贅及白道光後至今之屯苗土地人民政事之故則可知者志備言之矣亦不重叙而附說於此

條教之類

藝文之二

序文

序文二

古者有事則誓有事則誥秦誓魯誓盤庚之篇皆後世條教之類特古今之名之者稍異耳下教飛檄張之通衢後世之所爲示諭其詞有古今而意則同今以前人經營苗疆條教之文實有切於當日信於後人可以爲法守爲鑒戒以備不虞以防有害者爲著之於志讀者藉以知苗蠻經畫之大略百年粗安具有精心果力以持之官司之條教官司自爲之非官司自爲之也探諸謠俗詢以衆謀斟酌古今而後出之揣度情勢而後言之惟熟習戎機切念民瘼而後所曉諭宣布皆有味乎其言之也孟夏中浣董鴻勳

序

行軍諸略

俞益謨

一 哨探略

南北地方不同戰陣行兵亦異苗地山險萬疊或懸崖絕澗一線之路灣曲寫長或兩傍深菁或亂石叢雜或崩溪斷橋或茂草蓬蔽或深溝陷泥無地不可伏兵無路不可邀截若哨探不明誤入其中既不能用眾又不能施巧雖有好漢前後難援古云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我之將士未必人人皆勇難情以決其必勝萬一前途稍卻則道路窄狹人馬堆積以致自相踐躓墮崖墮壑舉不可知此孟浪無籌之失也今有良法你們熟記我兵與賊廝殺不在能殺賊先在我不能輸今用兵的事必要自己萬全先立於不敗之地纔爲神妙今日以營兵一千說每百爲一哨據善步隨大步

兵一名配馬兵一名作十塘令其前行或二三里四五里凡站傍  
有山焉馬兵不能上去步人執小號旗一面上山周圍探望若無埋  
伏及賊兵在前卽執旗立於山上馬兵馳回報一塘無驚一哨  
立營其第二塘又向前或一二里或三五里探望的確來報如前  
以次至八九十塘皆如此立營若十塘已盡又自一塘捲起上前  
若一邊是山一人可以瞭望二面若兩面是山未免見一面不見  
一面致有差錯亦未可定應二撥上一面山共先撥步人分左右  
登望左右皆無警不必舉號旗或左邊有警左邊山上之人舉旗  
右邊有警右邊山上之人舉旗馬兵馳回報知以便應敵廝殺如  
此行兵凡賊之情形我得預知彼雖邀截佯誘我已先有不敗勢  
矣倘探兵不虞突然遇賊馬兵馳回報知卽相山形布陣準備迎

敵其步兵一名如走得及火速走回如走不及卽潛入深山岩石或草木深茂之地暫爲隱避一人之身敵倉猝不暇尋覓自可免難如果塘報得實免被邀截我兵殺賊有功卽將此塘報之人准頭功賞叙庶我兵無倉皇猝急之虞關繫重大故賞獨加於眾也深入菑穴照此探行萬無一失

## 二 申明山谷行營略

山深道險探兵恐一時搜索不到誤入伏中或遮我前或衝我中或斷我後彼以有謀待我無備山隘之隔首尾難援百步之險前後莫救若不預先申明必致倉皇無堪凡兩將士今當進剿山地山險路生先將所部兵丁預定兩哨官兵若逢要險卽令於兩山剗營若前部一遇有警卽將本哨退入兩傍立營之中正當路口

包山連原立住營脚安排廝殺賊退則躡其後後營如噴珠而出相連立營更番迭戰此反客為主我逸賊勞之法也倘賊自中間突出我兵卽兩頭割住山險站住高陽以待敵人相機應變士氣百倍彼雖有謀難施其巧蓋我兵先立有營壘以待其來譬之到處有家自然軍心齊一不致奔潰彼此爲援人膽自壯矣如賊斷我後當以退爲進將後哨作前哨量留敵兵倒捲而回彼自難激如遇江河山溪險隘必先留兵把守然後再進歸路要緊切記切記山谷行營無踰此法此捲簾陣步步爲營之勢也緣兵非久練有制之比倏忽臨敵恐易奔潰收拾自己人心不得不然凡行軍者甯慎勿忽甯詳毋畧爾將吏或別有妙用本軍門更當虛心受教其杼獻無隱

申嚴夜劫三則

一下營遇夜凡有隘路可通行走扒越俱要放卡其防卡兵丁謹藏火繩加謹窺探如有賊警放銃爲號在營官兵不許脫衣睡覺甲包打開兵器在傍每帳房一人輪替支更一有警息切勿聲張卽時推醒同伴披甲執械靜坐待敵賊至近處卽放銃發矢切不可走動如有動者卽是賊軍卽行射殺總之遇有夜警你眾人若安然不動咳嗽無聲任他是如何強兵只好在這處空喊萬不敢進我營牆切記切記

一黑夜賊來劫營或東或南或西或北侵犯營壘所當之營與未當之別營俱當安靜戒嚴不可妄動各守營壘至死不移方爲萬全若東營不支欲奔西營不特西營不納反遭銃箭射死豈不是



自送性命所以各營有事遇黑夜惟有死守不可妄行至囑至囑  
一我們劫賊營盤去悄悄密密唧枝潛行臨伊營盤一半里地卽  
便放銃齊聲吶喊站住不可行動看他營盤或亂吵叫或亂奔走  
卽使用力前進可以全獲若伊安然不動久無聲聞萬萬不可前  
進卽便結陣速退不可忽略至要至要

三 申明立表略

一營盤既定卽於東西南北相地形勢各立旗表每表安設撥夫  
多則二十名少則十數名務要弓箭刀銃齊備其探樵汲水之兵  
丁俱不得擅越旗撥之外犯者貫耳三眾仍曉諭哨兵丁嚴加  
守望如有過表之人卽行查拏倘徇情疏縱軍法重處不貸

四 申明謹防略

古文均庫志  
一苗地大菁深溝冬氣凜烈每有霜雪冰澗日晝如晦苗人每乘此攻擊稍有疏懈爲害不小我兵入內遇有此等天氣營盤內須嚴切防範此黑夜更爲喫緊其登高必放撥兵丁寸步不可搖離汎地誠恐一時審視不詳誤爲所乘切切

申明卡隙三則

一坐卡兵丁每日清晨登隙必俟坐夜卡兵丁至彼方許歸營夜卡兵丁至曉必候清晨登隙兵丁至彼方許歸營敢有遲違不俟彼此兵丁交替卽行離卡歸營者查出罪在營將昨夜雨雪將并安眠帳房竟不覺坐夜卡兵丁之苦及至天明又不早發登隙兵丁去換此輩全無人心嗣後再如此怠慢定以軍法重處

一登高瞭遠兵丁遇有苗子二三人或執器械前來響銃爲號執

雙旗向那方指以接應

一兵丁雇工擅出卡外者將坐卡擅放兵丁及出卡之人一體治罪

又申明樵牧三則

一每日巳時吹海螺三聲撥領旗一名帶領五營兵丁二十五名架梁瞭望各營餘丁雇工齊出採樵務足一日之用午時再吹海螺三聲各歸違者查拏重究

一每日牧馬採汲水兵丁雇工人等若聽營內銃鉦響及掌號聲不論遠近卽速回營盤違者貫耳

一馬匹走出卡外者執一皂旗招三下上流下接向那方速速去尋

五 傳令整暇略

凡遇對敵之際必先留有餘地兵有餘備方免事出倉忙兩軍既舉固應大勢齊上然前面之隊務要疏勻後面留五七隊整齊者以待一則可助前隊之威一則可以更番迭戰一則我有餘備可以接應出奇矣倘若一概向前挨擠反多碍手且無表裏相生出奇之勢此臨機決勝之秘法也爾將士各宜牢記

六 軍機戒飭略

爲萬分切要軍務事照得我兵營盤聯絡數十里聲勢不爲不壯其中窺遠難顧空隙儘多苗路甚熟我路甚生今近營苗子寂然遠遁顯然不測陰謀況我等下營之處兵數之多寡強弱不是近營苗子透信卽是假來投誠假做買賣以及奸頑苗子竊來窺探

萬一乘懈竊發黑夜偷出深爲可虞合亟飛飭爲此牌仰該協將  
備照牌事理務於我兵立營處所俱要日間瞭哨夜於要口遠遠  
埋伏日夜交代俱要先出後歸替換明白勿遺毫髮空隙一有警  
息卽放銃爲號苗子若走黑夜不必追趕若來攻營必要奮勇斃  
殺如怠玩無備斃殺不力致苗得計者定按軍法此番申令勿比  
尋常慎之凜之

七 埋伏略

行兵之道貴知地利地利不明萬難出奇設伏所到之處守土者  
先將彼處山川險易形勢繪成圖本繪圖之法必如天上之看地  
下極其明白山山水水不可混淆更不可巧飾點綴以圖壯觀必  
將我兵應由某處而進某處可守某處可伏有無分途暗度之處

某處可以令師歸一某處可以決戰賊兵必由某處而來某處可以埋伏及有無旁徑抄出我後之處若在某處可得地利某處山險谷深有無林木其中寬狹若何可以伏兵若干名一一註明獻之大將大將叅以已見詳加斟酌如伏處在我去路之中者設伏以爲佯輸夾攻之用伏處在敵去路之中者設伏以爲旁出邀截之用隨機應變密書錦囊心腹能將密密埋伏多帶金鼓旌旗銃砲爲亂敵心眼之具而起伏之法亦必預爲約定只看某山之上放某樣砲幾聲晝揮白色旗幾次夜懸紅燈幾盞一時並舉方可起伏恐敵兵多詐或見地勢疑無故放砲或着人執旗登山瞭探一有暗合我兵遽起必失事機矣至若狡苗或聚或散據極險之處吶喊放銃誘我去攻彼則速退俟我方回彼又假追追必吶喊

其勢退必沿途暗插毒簽伏草隘口以待我兵入險則爲得計如我勢大攻急彼則騎草馬滾岩而遁秘之苗退不可追卽欲追必須分兵三路一路從中泊苗兩路於左右兩傍山上架梁而行則苗雖狡而不能爲也凡我兵進退非架梁不可爾各將領遵行

### 八 遊兵畧

大軍未進威武先張其在遊兵之法歟必左右各立頭隊二隊各統以驍將爲之張兩翼而前驅之一可探哨敵兵之至止一可搜羅敵兵之有無埋伏一可猝然遇敵挾我大軍而飛擊也如頭隊前去遊巡則二隊翼我左右而行頭隊至若干里立營及至其營二隊又前去遊巡頭隊又可翼我左右而行二隊遊至若干里立營頭隊又如前法行往回環護絡繹不絕則左右遊兵雖各止二

隊而師行千里皆有兩翼焉且一往一遊更番尤無疲乏之虞各營須知

### 九 分敵畧

臨陣分敵之法有二一爲兩軍遇於平原之野賊分幾股而來我兵亦分幾股以應之只須一卒高阜賊之來勢概可見矣平地分兵亦易爲力卽或前後有賊我兵亦可從中而分前軍敵前後軍敵後惟務舒徐不可倉忙失措轉前以敵後也一爲兩軍遇於山險之中我兵一股而進賊若按彼山頭分股而來我則急切難見山頭之上有賊而下我方見之一時分兵不惟不易抑且四環皆山急難展轉分敵則已據高趣下易至輾而不無措手不及之虞也嗣若會戰於山險之中險迎敵大軍仍照大勢前迎之外先看



我兵至下四傍有山可以候賊來路者按山派定股數分頭而選  
倘賊亦派定股數而來自可頭頭相對倘賊未派股數而來則或  
難分敵拱手不及之虞皆賊之所短我之所長矣又除派股之外  
大將必登最高之山將自衛之兵分爲幾隊每隊統以能將嚴整  
森立遙觀我兵某股與賊相遇之情形如隊伍舒展意氣踴躍則  
知此股必勝或見某股步趨踉蹌行伍失列則知此股必怯急命  
環侍之能將率隊兵以助之或見賊之某股倍於我股之兵亦命  
環侍能將率隊兵以助之可也然分股迎敵之時亦有可講之道  
我兵方至山頭賊已至我山下我則拒山不下待賊上至半山我  
兵卽發山上木石以擊之不惟居上省力且木石滾檣傷之者衆  
再命銳手每人多備小草束以塞腔口便放滴水鎗不致吐子也

如賊尙在山頭我兵至賊山下則故爲怯回之狀引賊半山我兵平鋪急上以攻之蓋我怯回者一則離其山溝免受木石之擊一則引賊失險且無木石可擊倘鎗手未備草束更不能放滴水鎗也各協留心

十 餘兵擄獲畧

當兩軍交戰之際而我前軍得勝止許追奔逐北隨賊掩殺其有賊棄輜重牲畜以及洞寨之中倉庫米料材貨子女之類一概不許瞻顧一恐從敵遠颺收拾散卒仍成勁敵一恐彼此爭取錯亂隊伍賊或返戈相向中餌敵之計矣各當嚴戒前軍只管追殺費令餘兵沿途擄獲俟營立定盡獻大師之前分上中下等次上者賞得勝之前軍中者賞擄獲之多者下者分賞在事之全軍或留

後充賞敢有隱匿誘查得實其物雖微法必處死其隊目及同窩鋪之人一體連坐如有一人出首者賞此一人餘免坐

十一 安置傷兵畧

大凡臨敵受傷者皆係好漢子肯向前廝殺之人如前隊打仗有人帶傷者急令臥倒不可亂動待戰後令人扶掖送至老營或送至舟次留一親厚之人調理撥醫救治其金鎗等藥必須預備一營之中尤宜畧委老成仁厚者一人以司其事尤宜卽照所定頭二等傷之賞格現發以資日用時賜恩問免人輕忽痊日重賞重用以勵士氣倘成廢疾不能用武永當留營食糧以資暮年之養

十二 騰營伏路畧

兩軍相遇而陣或我軍遠來初至之夜或對敵勝負未分之夜或

我分兵別往之夜或風雨陰晦之夜或我軍偶憂賊之夜或軍中  
有賽神宴樂之夜敵人有偷營劫寨之謀乘我疲懈無備務必觸  
景警心晝示極疲極得意極淒涼之狀至晚則必騰營設伏厝立  
旗幟營中燈火明滅相間不廢更鼓以待之四路密布聽靜銃手  
或三名或五名俟敵入套約以三銃五銃按數齊放伏兵聽其銃  
數相符然後四圍齊起若不約定銃聲響數恐敵尙未入套白鳴  
數銃以爲驚探我兵之意伏起殊無益也若伏起邀截大營之兵  
後掩之但恐黑夜莫辨令我兵各含一蘆筒吹之庶不爲所悞惟  
是我兵進止一日行程幾何苗能預計之我兵下營之處苗亦預  
知之其下營之山險口伏處樵汲必至處苗皆得而料之也蓋我  
兵必須循路繞山順箐而行苗則無路之山皆可抄徑越險而行

也每於我兵下營之後或於樵汲之處或於左右前後山險之處  
三三五五晝伏夜起放銃吶喊誘兵出營搜捕伏草竊擊人言以  
爲驚擾之計使我疑畏不能久留我若未曾移師卽先詢鄉導計  
其下營之地而後移一至其地相其險勿樵汲之處可設伏者卽  
先據地設伏以待菑之來則先手在我矣其騰營伏路之法類此  
而行不可厭煩憚疲也

再我兵力單弱或我大軍不繼則軍勢孤敵倚大勢來壓則右眾  
寡懸殊退之不可拒之難敵亦可以用騰營伏路之法必先探聽  
確實計其遠近敵若日暮可至則我謹關寨柵虛設旗鼓以張死  
守猝然難犯之勢以疑之我若騰兵伏於四險伏敵主持不定自  
然安營於將營未定之際我四險銃鉤聲鳴以驚之敵若錯聽則

乘勢起伏以擊之我逸彼勞可收以寡勝眾之功敵石敗退尤先  
於林木叢密高山深澗處皆宜多張旗幟燈火亂鳴金鼓銃砲不  
惟可助我勢可亂彼心抑且使敵不知我兵多少不敢再來矣若  
計道路敵可辰午而至則我連夜移營於三二十里有險口伏之  
地照前騰營設伏之法使敵見我空營爲怯必來追我及至我營  
亦日暮矣一如前法行之也蓋寡勝眾非日暮不可如遇草木叢  
密之處因風縱火更易爲力

十三 得勝戒嚴畧

我兵旣獲全勝追敵不過臨威耳倘緊追之際賊忽立住不動非  
有接應兵至卽係前有險阻不能急遁故也我軍緊追乘其偶作  
而擊之賊有接應則我從新又決勝負我以疲困之兵賊以生力

之卒我以既勝而驕之心賊以救死洩忿之志我再勝不過追奔  
逐北耳敗則前功盡棄矣賊遇險阻既不能前又難旁遁勢窮死  
戰人人一心以我成功之卒對賊拚命之兵先已自不檢點自失  
便宜矣况犯窮寇毋追先死後生之忌乎惟可隨後尾追令其自  
相踐蹋收其輜重降卒知賊立住不動我卽收兵如賊所住之處  
卽下營盤晝則多豎旌旗夜則多張火鼓洗放銃砲號令嚴明人  
馬喧闐金鼓應節兩傍密布腹兵四圍暗設聽靜銃手而戒嚴之  
令較未曾勝敵之時尤加嚴緊一則以防偷劫一則以勵驕玩也  
再書招撫檄文射入賊營或遣能辨之士曉以利害示以誠信賊  
以垂頭喪氣之餘生見此堂堂正正之威勢驚心眩目盛衰相形  
一夜思量已無堅志及聞招撫不散卽降獲萬全而收必成之功

者此之謂也而扣賊下營之法初立營盤不妨數層於其中倘賊一日不見動靜至晚抽出一層於肘腋之外又下一營二日不見動靜又抽一層於外又下一營賊必謂我兵力日添其心愈散其功愈速是虛虛實實之變法也

#### 十四 受降備兵略

古云受降嚴於受敵蓋謂受敵已嚴矣而受降當更嚴也受敵彼此皆有殺心也皆戒嚴也若受降不嚴彼有疑畏而我多驕玩設有不虞變起倉卒莫之能禦矣務先察勢之強弱情之眞僞確有可信然後准其投誠定期嚴整營伍令有氣象奪人之勢後設重兵壁外張兩大隊翼於大營左右之前以待之更宜侍衛森立便不能見幕後之有無司職事者各司其職如不見不聞者不許交



語聚觀致失位次至兩翼掌號發金鼓三次升砲大坐威儀整肅方傳號令降兵立住傳渠目解去什物先行入見撫慰事畢呈上所降官兵馬匹器械糧草數目册籍給以免死文牌令渠目持去宣諭各降兵盡去什物交我執事人員收管方令率至轅門外匍匐聽撫訖渠目或賞給衣帽或給牌劄各降兵或量賞米肉以示恩信差委能員詢各降兵願歸農者另立一旁聽候填給文牌交地方遣發回籍安插其文牌皆須備止填姓名籍貫以速遣爲要願爲兵者另立旁伺候分派我軍隊中聽我將弁叅雜管領尤必營隊相隔不可令聚一處密加隄防毋令時常聚語渠日照給以劑品級每日隨我將弁班次待茶略無異同或擇內中有才技忠誠者一二先用之以繫衆心兵丁遇缺補伍亦先補一二以示

必用嚴諭我兵不可欺生凌辱不可對降兵誇詡勝敗不可妄以  
降卒之名呼之恐惱羞成仇也至若大敵未滅先有來歸者非誠  
時務之士卽有嫌疑之人又當寬其禮數嘉與維新厚賞重用不  
撤其兵不廢其權以廣招徠總在經權之得宜耳至於苗降則整  
威儀張旗鼓升砲大坐令其膝行聽撫尤宜告責前非曉以利害  
以攝服兇頑之心然後准披剃賞花紅給順字旗牌盡其套數而  
已或有據險勢窮糧盡而請降者必須先令有名苗頭縋下爲質  
然後遣能幹文武上寨查驗人口牲畜數目勒令獻出前作惡拏  
我官兵之首惡數人正法裊示方准招撫迨其器遷徙巢穴斯亦  
可

俞提督湖廣多奇功其畧皆行軍之要自我

乾隆治太仆洪承疇收后元王嘉慶之間屢有戰役武功赫濯特以  
廳志自有界域不能旁及而一切行兵制勝之法

簡用之親賢大帥與偏裨之將凡有一旅之眾籌度防禦兵謀將畧  
若皆不勝書古丈坪廳節制屯苗備弁監餉會校有兵事之責  
焉涵濡

德澤其百年之間任事之精神如在要不出此略之範圍故備錄之  
以爲治古丈坪者安不亡危之助焉董鴻動識

又有曉諭苗人告示乃勸天星苗人歸誠者以天星非本境辭  
雖明切不錄其戒苗約可用錄於下

### 戒苗條約

爾等既係順苗原不該又上天星寨分明見得蛟龍洞的事云云

不備錄錄其條約數款

一 爾等出邊坐草拏人搶掠牲畜不過希圖取贖否則賣於各土司得取銀兩今本軍門已經下令凡有被拿之人一概不取贖如有土司承買者宜出叅處爾苗內將被拿之人送出者地方官量給賞賚

二 爾殺內地一人者我定要爾兩人抵命爾搶內地一人者我定要拿爾全家償還

三 爾雖不出去拿人有別寨苗子拿人在爾地方經過爾不奪回首報縱其拿去者卽係通同本軍門不時進剿卽將爾等寨子先行屠戮如有搶奪首報者定有重賞不爽

四 龍蛟洞各寨逆苗雖然勦殺尙有漏網網之人夫兵凱旋之後

詩云回家央託順苗頭人赴鎮筵鎮衙門討求招安以便安家  
耕種如若爲惡不悛照前梗化本軍門輕師壓境乃有勦殺之方  
斷不用樓等攻寨曠廢時日也

五 爾等順苗軍器既繳不許再製大兵退後如有執刀鎗行走  
者叫係逆苗軍獲定行誅戮

六 爾苗既造戶口冊籍情願納糧富差卽與內地百姓一般大  
兵撤後如有抗不納糧富差卽係逆苗官爾官員申報到日定行  
指名捉拿正法

七 爾苗輕生嗜殺只是貪利劫掠以致官兵屢屢殺戮今我看  
你苗地所產有現成無限之利不知受用而貪殺身敗家之利何  
也爾山上栗樹砍倒可生木耳每肋在外可賣銀三四分不等山

有漆樹可以砍漆每觔在外可賣銀四五分不等黃楊木鋸成板片砍印斧記放在溝遇水泛漲可以流至辰州各認斧記每塊可賣銀數錢再於山溝之中多有藥材在外可賣重價你苗若不劫殺等我漢人進來教你學做便是安享無窮之利也

八 鹽布二項是爾苗急需皆因你們性好劫殺以致無進來交易卽有轉賣進來的其價又貴是以爾苗歷來常受寒冷淡食之苦殊屬可憐爾若不劫殺則漢人進來者多將爾土產以換鹽布豈不兩得其利再若爾果守法可以直到乾州五寨司去買其價更賤

凡二三四五六七八等字原本文作一字前四條服之以威五條六條勉順苗之常守法度七條八條爲謀生計籌利益緩之以德

愷切詳明武將而有保安之惠心非以尙首功多斬馘爲能者夫  
悞之以死而不裕之以生雖在齊民且逸而思逞况其苗性本悍  
乎若旣申之以嚴刑又教之以厚養雖有頑性其亦遵奉章程矣  
况所謂頑性者其亦尋常通行之名詞若究論生性豈同教育大  
興因無民苗之別也董鴻勳謹識

鴻勳以庸下之材受任土疆而兼苗疆循覽山川流觀民庶深惟  
土司自晚唐治此至

皇朝有天下八十餘年而安然歸吉安之籍千年衣錦河山如故  
何以使民庶安之至於數十世到今稱之又一二百年而不衰土  
司旣改乾嘉之間兵事又亟何以博壯肅以一同知治之貽惠百  
年有奇而不隳山峻灘險之中乃有如此政治家如彭氏傅氏曷

勝仰止然竊謂民苗一視先富後教有必不可易今命之條約爲  
苗訂生業傳之論爲苗謀詩書我得師法矣



示諭碑禁

照得民間置受田山房屋地土應以印契爲憑凡遠年執照以及私譜設過爭訟不足爲據前據民人宋大松以向明訓等騙爭佔等控經移廳履勘訊明宋大松進葬處所直接山田兩坵原係其祖遺遺業咸豐年間送與陳批承管至光緒十九年轉賣張姓傳詢各受主陳文興裴國太檢供相符並呈出印契載明四抵界限此實爲宋姓世守之業資諸向姓人等徒以賣陽不賣陰空言狡辯究詰詞窮斷令宋大松仍以其子尸棺安葬如向姓有人向阻嚴拏辦取結立讞牒覆查廳地方恒有以遠年執照譜據謀佔人業爭訟不休擾累良民其風甚爲可惡爲此示仰閣廳諸色人等知悉嗣後爾等凡係已經絕賣之業田土山塲房屋總以東西

南北四抵界限印契爲憑至於遠年執照以及私譜均不爲據以杜覬覦而免爭執云云

按到任將及一年從無有私譜呈案者此間譜之不講久矣至有印契自以印契爲憑若無印契則遠年執照亦難盡廢邊方情形固內地可比願後之蒞政者詳之鴻勳附識

示禁藉業訛詐

署廳顏 遵批勒禁事案奉

道憲莊 批查該地方有等奸民往往巧立名目藉端訛詐或已賣而重敷洗業或典當而找價勒加並有業易數主而猶執遠年執照譜據向人訛詐者一語不合控案隨之如賣陽不賣陰僅其一端也總之欺嚇鄉愚而已人心既壞訟案愈紛查例載賣產立

有經賣文契而未有找貼字樣者概不准貼贖倘一經賣絕契載  
確鑿復行告找告贖及藉端指勒者俱照不應重律治罪又此人  
告爭墳山近年者以印契爲憑其有遠年舊契及碑譜等項均不  
得執爲憑據卽有濫控侵佔之人照例治罪等語例載甚明並無  
賣陽不賣陰及各項名色亟應申明例禁以免訛詐而免混爭仰  
卽錄批出永泐石永禁嗣後遇有控爭山土屋場案件總以契載  
界限及近年印契爲憑其陰年執照碑譜均照律不得作爲憑據  
更不准巧立名色藉業訛詐倘有藉端指勒及造僞擬濫控侵卽  
分別治罪以應得之罪毋稍寬貸寺因奉此泐禁云云

Blank page with faint vertical lines and ghosting of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觀風告示

董煥勳

爲發策切問以觀民風而資治術事照得撫民之方先在庶富立政之道厥惟養民土地者衣食生歸爲民所著政事者盈虛消息視土之宜昔之君子受命一方必藉山川壤物之殊察風化謠俗之便因時爲制與地推移故能不怨不勞以教以養近功不計遠效斯彰貽百年樂利之洪休盡父母斯民之責任窮變通久氣局方新運會艱難宏濟斯頌欽惟

朝廷耆欲所至有開必先從來邊徼鄒魯之風因人而啟措施有本求助斯殷本撫民府世受

國恩家傳儒學幼承治譜之訓長忝輶車之使衡疑雲阜名山之草木相親湘澧沅資巨澤之源流並溯攷五洲之政頗識東西治

民之規讀四代之書深仰益稷便人之患茲者忝膺

台檄來撫斯邦過武陵而重訪桃源溯酉水以摩娑銅柱波濤可  
涉夷險同觀入境褰帷士女秀勤田樹良美營屯安戍民由向風  
有水皆清無山不峻眞神州之樂土實南服之隩區州宅誇人意  
忘瘠苦山郡他日同我聲明官斯土者將何以使民智日興地利  
日出盜訟衰止禮俗雍容敢賦叩須以資愚瞽爲此特行出示曉  
諭後開策問各題如有能作答者以一月爲限自備紙墨繕呈不  
拘何等籍貫本撫民府當親行校閱果能深切著明裨益治術者  
定卽虛衷採取見之實行仍捐廉俸卹獎以酬啟發之雅夫搢紳  
先生有造福鄉里之量韋布儒士懷經略當時之志本撫民府不  
希盤悅之飾而切桃李之投示我周行仁人利溥良深厚望毋違

特示

第一問 古丈坪廳建置之制之先之後 未改土歸流以前上至唐虞三代是何州域是何國土是何種族須指出引證書名國朝雍正改流以後迄今未設撫民以前是何郡縣之壤是何名稱有無實事 道光既改撫民廳治以後至於今日事蹟凡公私文件並可引證 設官 建營 均屯苗 壇廟 官署 學堂 社學 常平倉 屯倉 義倉 保寨礮卡 市場 皆詳其建置始末分條以對

第二問 古丈坪廳疆域之廣輪 四至 八到 道路險易 四保界至每保領寨 民苗村之名大小戶口殷簡離距里數 水田 山地 屯田 汛防之界至 此條非圖莫名不能爲草

圖而詳爲貼說

第三問 古丈坪廳山川 山之發止 水之源委 泉澗

峯崑 漲退 高下 橋梁 名山勝水 均能繪圖爲佳

第四問 古丈坪廳水利 塘 堰 車 埧 能推廣水利於

古丈坪之法 能一歲數收之法 能不畏旱之法 水碾

水碓 水磨 皆就古地行之有效或曾試可而久停者言之

第五問 古丈坪廳民人生業 澤農 山農 種樹 伐柴

駕船 牧養 游獵 工作 商販 外來工商各以類附

第六問 古丈坪廳土宜物產 百穀 桑茶 桐茶菜油

漆蠟 一切中材之樹 菜蔬 果品 家畜 野畜 漁產

柴草 藥材 野物之可食者 宜禁諸條



第七問 古丈坪廳風俗禮尚 四時寒暖 人體強弱 歲時  
節候 賽會 鄉俗尚行之禮 喜禁 善俗 如奉公畏法  
長尊賢樸勤節儉和睦家庭宜如何益發其善以臻純善之治  
敝俗 如嗜煙賭博偷盜好鬪欺孤凌寡懶惰不潔如有一項宜  
如何設挽回禁絕之法苗民節候風俗種姓 保團向規 宗規  
第八問 古丈坪廳名宦人物 改土歸流以前以後之名士司  
名宦 未改廳治洎已設廳治以來之鄉人有功名著述聞於當  
時後世者 忠武 循良 孝義 奇材異能流寓過化之賢  
貞節才能之婦女 能致巨富之農商能開大利能製有用器具  
之工人 方外之有聞於古者均分作小傳不得效合傳體裁  
以上大綱凡八分條數十實皆本撫民府應問之事作者更能詳

古  
及遺漏之處則尤幸甚三十二年六月二十六到任五日也

徵文告示

爲訪求遺文歌謠藉資啟助事照得方隅之地必有文獻足徵凡民之情可因好惡而察是以太史採風謠而周治盛謁者訪遺書而漢道隆古之循良下車伊始亦復集思廣益考典搜文本撫民府未嘗學問懼負官常筮啟再三音母金玉故特發策切問以裨治術然觀此良田美樹先賢之彝訓堪思觀夫女作男耕父老之經營可想既切時髦之語我尤仰老成之典型大澤深山是豪傑立說著書傳之其人之地童謠故俗多聖賢禮化純風流傳不息之端爲此特再曉諭如有專門著術絕代離辭碑序宏文詩歌賦咏若岳陽風土之記楚國先賢之傳漢代饒歌之曲唐時竹枝之

詞塞上胡笳閨中文錦登山臨水之遊記考工紀事之成篇以及  
保團秦相守之條規營屯凶歷奉之軍律各族各家之宗法家法  
各工谷商之行款舊款凡有關本撫民府轄境一民一物不拘文  
字之工拙但期實事之可徵刻本碑摹鈔本均可如有土字土音  
之殊異正韻者可於文下註明本撫民府當詳加細繹覆校以備  
臨政觀法仍當籌刊其有益者以廣流傳人之好善示我必殷惠  
比瓊瑤在此圖籍良深殷盼毋違特示 三十三年六月二十八  
日到任七日矣

### 勸禁敝俗告示

爲列條勸禁以崇民化事照得本署撫民府下車以來延接紳耆  
聽斷詞訟察諸里巷之議覽於文卷之言匝月以來實已於古丈

坪廳風土人情布政所宜先後之序業經次第設法舉行此該紳民所共見共聞觀成有待風俗潛移其機所趨非可預擬惟敝俗之宜去非盡可出於潛移亦當有明法勅罰之事乃可爲效用將當禁者臚列出示以爲吾民告庶相勸勉以共敦厚祛薄勉爲良民本署撫民府方在宏開地利廣施教育遇此熙朝輕徑薄賦深山之中父子夫婦親族相保奉承禁令俯畜仰事皆有資給眞民生最樂之事本署撫民府不惜薄俸精力以爲爾民倡興富源爾民改其敝俗以享豐裕卽所以報本署撫民府勞心民事之勞也切切毋違特示

一親屬互相告計 刁生劣監唆訟訐告古廳尙無實在其人此風俗之美也而親叔姪胞兄弟以及兒女戚誼親表甥舅等互相

告訐稟中直以惡相稱若不知其爲至親也者堂訊若稍不留意遂至照理按法忘得親誼宜敦一經持法認理太過遂致終訟成隙至於累世不解嗣後至親之間務宜有事先憑理處相忍相讓卽不得已到官應于稟上叙明親誼本撫民府自能衡情酌理使爾等訟旣速了仇隙亦不相結言歸於好爾新耆團保遇有排解此項親屬相爭之事亦宜仰體官意務存大體久而漸之如上項親屬並無爭訟之事乃爲風俗之美

二 夫婦宜篤恩義 夫婦至有爭訟深爲風俗之病惟夫婦貧窮相棄者亦少此猶風俗之美也惟有一種情極可憫而事實非理者貧婦夫遠行久不得歸或得其傳聞亡去之詞親友爲之媒證爲之四方招夫又貧苦孀居屢易夫家往來如故故夫子孫有

爭訟到官輒挺身代訟夫

朝廷不禁再醮出母原有服制在子孫生我之恩豈容歧視而爲之父母者應亦自爲迴避何至挺身爭訟毫不爲怪此二者皆常見之稟訴嗣後雖萬不已而如再招再醮之舉者母得以爲理所當行公然形之稟訴庶漸知此事爲非可以漸移薄俗矣

三 惡名不得混加 強匪棍徒本有綽號者原可直稟若乃平居親友偶爾相惡何得遽加惡名混號此等語詞最傷人心聞者終身不忘因一時信口之詞遂致終身之恨何苦如此嗣後如有稟詞混加他人惡號者概不收閱必須照事直書乃爲之批奪

以上三條均詞訟稟訴之宜禁者

一 牽捉人牛抄擄此爲苗疆通行敝俗古丈坪爲較少亦見風

俗爲良惜亦未能盡淨細訪之實有數端出於眞盜伏草者甚少  
一因賬目謬誤田土膠轉強捉人勒索給予者 二因說媒作中  
未得謝禮者 三因盜竊而抄贓牽連及其鄰族者 四則土俗  
田必同主人共收穀當場若主人未到卽以抄搶控告 凡此皆  
在其人有詞可藉不知王法森嚴如有似此各情無論有無別故  
皆係一律治罪爾等團保親友務要彼此告誡如有以上各情先  
卽憑中理論再不得則憑中稟官定爲爾等分別曲直妥爲斷結  
如有恃強恃衆擄牽亦惟嚴法治之不貸

二 越境抄捉 此亦革疆通行敝俗古丈坪廳亦較少嗣後鄰  
縣牒關本境在隔屬滋事者惟有一律嚴拏決不縱容其他境敢  
有來擾者由團保卽擱送毋論時日早暮立爲坐堂懲治毫無留

難爾等其各凜遵毋違

以上二條皆儼俗之大而宜禁其他賭博洋煙喜訟好鬪業已詳切示禁種樹廣畜業已詳切示勸務各奮勉以副官長誥誡之意

趙括讀書而易言兵是趙括之過非書之過也霍去病願行兵方略何如耳不至讀古兵書此大將偶合古之兵法非不讀兵書乃用古法而不必與古法相比無心師古法而自合古法此不居讀書之名而實得於古今之同局勢者多吾故錄俞益謨之畧與條約以爲前之經營古丈坪廳與後之保安古仗坪而言兵法者前事後師王文成之條教皆本致良知之學以與蠻與民語治民者治兵之先古之兵書具在也故以示禁次焉丁未孟夏中浣董



鴻勳自識